

# 白的素雅



客居人語  
姚船

白色，在五彩斑斕的色彩中，最是樸實純淨，不火紅妖嬈，也不金黃璀璨，更非陰沉烏黑。純純的白，從不與眾色調爭艷鬥麗。

白，因為單純，沒有沾染，常寄託着人們美好的聯想和祈望。當一對戀人在親友熱切的目光中步入婚姻殿堂的時候，新娘總是焦點，其穿着的婚紗也是人們注視的目標。不管婚紗的設計如何，典雅復古或時尚新潮，不論其質材是高檔或普通，其顏色都是純白的。它象徵着愛情的純潔無瑕，坦蕩恆久，希望往後人生路上，相濡以沫，白頭到老。

北方的冬天，雪花飄飛，冰雪覆蓋，大地一片白茫茫。太陽一出，金色的陽光灑落在雪地上，那景致，白的原野，白的山巒，白的村舍，裊裊炊煙升起，靜謐而蘊藏着無限生機，完全沒有市井的喧鬧，優雅如一首心靈的歌，令人情不自禁讚嘆，多美的童話世界。

白，不單賦予人們豐富的想像和寄託，有時也成為生命奮鬥的新起點。我們常形容一些不靠父蔭，不靠倖倖，腳踏實地，經歷千辛萬苦而成功致富的人為白手起家。

內子一位朋友，來加拿大前生活在農村，靠種田養生。她曾笑談，當年結婚時手頭拮据，靠與丈夫養了一群鵝，賣後才有錢花費。來加拿大後，他們暫住在丈夫的弟弟家裏。她到工廠打工，晚上到一間夜總會賣花，丈夫則在華人超市幹活。

就這樣，她白天工作，晚上拿着幾支紅玫瑰，在人聲吵雜、煙酒氣息瀰漫的喧鬧空間穿梭。

而丈夫則坐在停在不遠處一輛

老舊汽車中，守護着那滿桶鮮花，等待妻子需要時出來「加貨」。不管寒冬冰天雪地，兩公婆都要熬到深夜才回家。

刻苦耐勞，省吃儉用，讓他們有了一定的積蓄。所以當兒子在學校完成修理汽車專業後，又在西人修車公司工作了兩年，決定自立門戶時，能給予經濟上的大力支持幫助。幾年過去，兒子修車行的口碑很好，生意蒸蒸日上。她丈夫在店裏當幫工，自己則辭職在家帶孫子，兼顧操弄一家子三餐。

那天，她開着一輛新的四驅車來我們家。閒聊中，我們讚賞她一家艱苦奮鬥，白手創業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。她不無感慨地說：「沒辦法，來時兩手空空，不拚命怎行？」

一張白紙，可畫最新最美圖畫。一個人、一個家庭這樣，一個國家，何嘗不也是如此？我們的國家，曾被稱為「一窮二白」，然而經過億萬人民艱苦卓絕的努力，用智慧和勤勞的雙手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跡，終於邁進了小康。

如今，「蛟龍」入海遨遊；神舟上天探月。高速公路遍布每個地區，高鐵更像大動脈般伸延全國，極大促進經濟發展，提高人民生活素質。中國，正以前所未有的奮發姿態，屹立于世界之林，從大國向強國不斷邁進。

素雅的純白，很多時也被喻為立身做人之道。俗話說，「青葱豆腐，一「清」二白。」做人就要這樣，清清白白。尤其在這個物慾橫流的商業社會，不貪、不騙、不搶、不欺，才是真正達至人格高尚。白色，雖不奪目，卻給了我們這麼多啟迪，既有美麗的寄託，任憑人們的想像馳騁；也像一面鏡子，照亮自己，悟出人生哲理。

白，是人類靈魂深處最原始的底色。

### 徵稿啟事

維港灣畔輕柔的海風，太平山下璀璨的燈火，茶餐廳裏地道的港味，遠郊離島淳樸的民風，凡此種種，交織成一個香港初印象。然，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，每個人對香港的認知和體悟也不盡相同。

「大公園」開設「我心中的香港」欄目，面向海內外徵文，歡迎各位讀者書寫屬於自己的香港印象。文章語言、風格、形式不限；每篇不超過兩千字；所有來稿需為原創首發。

投稿郵箱為：takungpage1902@gmail.com，請註明「我心中的香港」欄目。徵文活動截止日期為：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


## 看不見的城市



### 我心中的香港 方元

▲彩色馬賽克牆面和「港鐵宋體字」是香港地鐵車站的特色。 作者攝

在古代的神話故事中常有這樣的情節：主角從地面的一處鑽入地下，數分鐘後在幾公里外的另一處從地下鑽出來。這個具有神奇本領的主角不是神仙就是妖怪。在今天，這種在地下穿行的事，每個普通人人都可以做到，而且不需要任何咒語或神器相助，只需要一張地鐵車票就能辦到。

在報刊上經常有文章介紹香港的景點，有人講「叮叮」電車，有人講「天星」小輪，但很少有人講地鐵，也很少有人會把地鐵視為「景點」。這是為什麼？一個主要的原因是：它建在地下深處，是「看不見的城市」。所以，我們不妨借用卡爾維諾（Italo Calvino）那本著名小說的標題來講一講香港的地鐵。

在小說中，當馬可波羅（Marco Polo）手舞足蹈地向元朝皇帝講述他在旅行中看到的那些城市和奇跡時，忽必烈皇帝冷靜地指出：「當一座城市讓人感到喜悅時，不是因為它有七個或七十個奇跡，而是因為它能解答你的一個問題。」

在卡爾維諾的小說出版七年後，香港開通了它的第一條地鐵線。就像忽必烈在七百多年前希望的那樣，地鐵既是一個工程奇跡，也解答了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。

今年是香港地鐵通車四十五周年。香港最先建成的三條地鐵路線是觀塘綫、荃灣綫及港島綫，分別於一九七九年、一九八二年及一九八五年通車。它們是香港第一代的地鐵。隨着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，地鐵線不斷擴展延伸，發展至今共有九條綫，約有一百個車站。

說到香港地鐵，不能不講一下它的設計者——香港地鐵公司的第一任總建築師羅蘭，鮑勒第（Roland Paoletti）。他為地鐵的線路規劃、車站設計和藝術風格奠定了基礎。地鐵早期的三條線路即是在他的領導下建成的。

從鮑勒第的姓名上，讀者可能已猜出他不是英國人（盎格魯撒克遜人）。沒錯，他是馬可波羅和卡爾維諾的同胞，是意大利人的後裔。一九三一年鮑勒第在倫敦出生，一九四八年考入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建築系。畢業後，雖然事業並非一帆風順，但他遇到了兩位傑出的、對他的事業有深遠影響的建築師。他先在著名的英國建築師司潘斯（Basil Spence）的事務所工作了一年，然後回到意大利，去威尼斯建築大學讀研究生課程。幾年後，司潘斯給鮑勒第提供了一個好機會——讓他在著名的意大利建築師奈爾維（Pier Nervi）的手下工作。

不少香港演員和藝人北上發展，所以內地影視作品出現「香港面孔」已屬常見之事，近年國產劇與國產片直接採用粵語或廣東歌元素的現象更層出不窮。

去年內地兩齣備受好評的犯罪電影《第八個嫌疑人》和《孤注一擲》，香港演員孫陽都有份出演，他在《第八個嫌疑人》裏飾演搶匪陳欣年，《孤注一擲》則扮演騙子頭目安俊才，不約而同地，孫陽都有幾場戲用粵語說對白，有時更夾雜一些俚語、俗語，例如「掂過碌蔗」「搞乜呀」「嫻嫻」「孫新抱」，對廣東人或者在粵語區長大的觀眾來說可謂倍感親切。

勵志電影《飛馳人生》一、二集中，也出現過由黃家駒作曲填詞的《光輝歲月》，相信韓寒導演有意為之。第一集，由諧星魏翔的葉經理首先高歌：「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，迎接光輝歲月，風雨中抱緊自由。」以勉勵張馳（沈騰飾）不要輕易放棄，張馳遲疑兩秒，隨即接下一句歌詞——「一生經過彷徨的掙扎，自信可改變未來，問誰能做到。」第二集，測試賽車場館內，反過來是張馳率先自勉道：「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，……迎接……迎接光輝歲月」已經黑化兼唯利是圖的葉經理卻用嘲諷的口吻回一句：「問誰又能做到啊？」

二〇二二年上映的國產片《歲月無聲》更加以Beyond樂隊作為故事的主線，一開場即以電台DJ道出黃家駒去世為引子，並播出《情人》一曲，讓主角范植偉回憶起年輕時跟馬思純，以及身邊兩位髮小的往事，整部電影多番加插Beyond的歌曲，主創巧妙地利用廣東歌，相得益彰。

搞笑片《這個殺手不太冷靜》由邢文雄執導與編劇，魏翔、馬麗擔綱主演，戲中曾播出整首許冠傑的《天才白痴夢》——「人皆尋夢，夢裏不分西東，片刻春風得意，未知景物矚矚……」配合着劇情發展。《這》的導演邢文雄是東北哈爾濱人，可見歌神許冠傑的廣東歌在大江南北都有捧場客。

之前熱播的電視劇《繁花》同樣出現多首廣東歌，包括《不再猶豫》《光輝歲月》《喜歡你》《忘情森巴舞》《一生何求》《隨緣》《赤的疑惑》及《夜風中》。演員們爐火純青的演技及扣人心弦的劇情固然會讓影迷們拍案叫絕，再加上音樂的「加持」，讓觀眾們更加如痴如醉。

國產片或國產劇加插粵語和粵語流行曲元素，某程度上可能反映很多內地導演、編劇、演員都有港產片和廣東歌情結。無他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的影視文化「標青」，影響力無遠弗屆，成長於內地的影視界從業者或多或少皆受到香港流行文化的薰陶，潛移默化地把香港元素滲透入自己的作品中，典型的兩地文化交流、共融。

## 聖誕裝飾亮燈



### 市井萬象

近日，香港海港城在海運大廈露天廣場設置大型戶外聖誕燈飾及藝術裝置，並燃放絢麗煙火，同時配以漫天紙碎營造「飄雪」效果，以迎接冬日聖誕。圖為市民在海港城的聖誕樹裝飾前拍照。 中新社

## 田園詩意再續



### 自由談 周軒諾

那個熟悉的身影終於再次踏入我的視野，李子柒，她復歸了。如同久別重逢的老友，帶着歲月沉澱的故事和依舊熠熠生輝的才情，重新回到了那片屬於她的網絡天地。

曾經，她的視頻如同一幅幅靈動的田園畫卷，在喧囂的網絡世界中獨樹一幟。那青山綠水間的茅屋，那裊裊升起的炊煙，那四季更替中播種與收穫的喜悅，彷彿是我心中遺失已久的桃花源。她用一雙勤勞的手，一顆細膩的心，將鄉村生活的質樸與美好展現得淋漓盡致。無論是春日裏桃花樹下的淺笑，還是夏日荷塘邊採蓮的身影；無論是秋日金

黃稻田中的忙碌，還是冬日暖爐旁的沉思，都成為了我記憶中難以磨滅的美好印記。

然而，時光也曾在她的旅程中掀起波瀾。如今，她復歸了，帶着更加堅定的眼神和更加成熟的姿態。首個復歸視頻以漆器為主題，那精美的雕漆隱花作品「紫氣東來」，麒麟回首間，彷彿訴說着她對未來的憧憬與期待。這不僅是一件藝術品，更是她對傳統文化的熱愛與傳承的體現。她用自己的方式，告訴世界，她從未忘記初心，從未放棄對美好的追求。

李子柒的視頻，依然是我心靈的慰藉，讓我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夠停下腳步，感受那一份寧靜與美好。願她在未來的日子裏，繼續用她的鏡頭，為我們書寫更多的田園詩篇。

## 影視作品與港風

不少香港演員和藝人北上發展，所以內地影視作品出現「香港面孔」已屬常見之事，近年國產劇與國產片直接採用粵語或廣東歌元素的現象更層出不窮。

去年內地兩齣備受好評的犯罪電影《第八個嫌疑人》和《孤注一擲》，香港演員孫陽都有份出演，他在《第八個嫌疑人》裏飾演搶匪陳欣年，《孤注一擲》則扮演騙子頭目安俊才，不約而同地，孫陽都有幾場戲用粵語說對白，有時更夾雜一些俚語、俗語，例如「掂過碌蔗」「搞乜呀」「嫻嫻」「孫新抱」，對廣東人或者在粵語區長大的觀眾來說可謂倍感親切。

勵志電影《飛馳人生》一、二集中，也出現過由黃家駒作曲填詞的《光輝歲月》，相信韓寒導演有意為之。第一集，由諧星魏翔的葉經理首先高歌：「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，迎接光輝歲月，風雨中抱緊自由。」以勉勵張馳（沈騰飾）不要輕易放棄，張馳遲疑兩秒，隨即接下一句歌詞——「一生經過彷徨的掙扎，自信可改變未來，問誰能做到。」第二集，測試賽車場館內，反過來是張馳率先自勉道：「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，……迎接……迎接光輝歲月」已經黑化兼唯利是圖的葉經理卻用嘲諷的口吻回一句：「問誰又能做到啊？」

二〇二二年上映的國產片《歲月無聲》更加以Beyond樂隊作為故事的主線，一開場即以電台DJ道出黃家駒去世為引子，並播出《情人》一曲，讓主角范植偉回憶起年輕時跟馬思純，以及身邊兩位髮小的往事，整部電影多番加插Beyond的歌曲，主創巧妙地利用廣東歌，相得益彰。

搞笑片《這個殺手不太冷靜》由邢文雄執導與編劇，魏翔、馬麗擔綱主演，戲中曾播出整首許冠傑的《天才白痴夢》——「人皆尋夢，夢裏不分西東，片刻春風得意，未知景物矚矚……」配合着劇情發展。《這》的導演邢文雄是東北哈爾濱人，可見歌神許冠傑的廣東歌在大江南北都有捧場客。

之前熱播的電視劇《繁花》同樣出現多首廣東歌，包括《不再猶豫》《光輝歲月》《喜歡你》《忘情森巴舞》《一生何求》《隨緣》《赤的疑惑》及《夜風中》。演員們爐火純青的演技及扣人心弦的劇情固然會讓影迷們拍案叫絕，再加上音樂的「加持」，讓觀眾們更加如痴如醉。

國產片或國產劇加插粵語和粵語流行曲元素，某程度上可能反映很多內地導演、編劇、演員都有港產片和廣東歌情結。無他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的影視文化「標青」，影響力無遠弗屆，成長於內地的影視界從業者或多或少皆受到香港流行文化的薰陶，潛移默化地把香港元素滲透入自己的作品中，典型的兩地文化交流、共融。